周書　二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令狐德棻　撰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毁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

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淅州刺史別封

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眞入寇荆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眞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淩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慙懼宗族詣閤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

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涖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

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愼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

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壽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

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
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
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
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
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
朝廷嘉之拜衞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
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
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

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决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竇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户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

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皐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荆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

引曰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鋒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尋遭

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黄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

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暅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

李遷哲字孝彦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眞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閤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淸二年移鎭魏興郡都督魏興上

肅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
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
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
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
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
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
勞師旅今為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
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為愧耳太祖深嘉

之節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沔陽
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
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鴈門公田
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
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
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
尋並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
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
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喩不下

遷哲攻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

幷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豐州剋之獲
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有攻
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
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
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
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
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
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

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
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
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
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
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
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
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
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
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

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
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
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
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三年進爵西
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
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
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
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
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

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摠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

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
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
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
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
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
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
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時遷哲每鳴笳導從
往來其閒縱酒歡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

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

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
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
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
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
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
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户時紀
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
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

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勠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欒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劒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

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南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克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

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戸

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爲渠率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

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徵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

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為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儒

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為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萬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為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偽瘖疾復來歸猛猛

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二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

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賓渝

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
榮竊據荆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
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
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王城縣公增
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
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揔管以疾不拜除
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
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

尚移書稱美之入爲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

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
爲齊興郡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固久
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
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
討乃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
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
丞相拟啓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
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

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啟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滋

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豐唐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勑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陰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

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悛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

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

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飜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列傳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令狐德棻等撰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

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
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
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
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
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
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
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
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
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

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鈌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

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

書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

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

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

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

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

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
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
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旣合太祖遥指山上謂羣公
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
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
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
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
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
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

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貞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華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

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
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
人累遷貟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
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
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脩廼遣宣
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
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
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遥途履中和
之盛致及青絹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疏義隨

運殊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音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夤奉神器恭惟寶曆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文思杜二家之說知鄭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隋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聘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

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
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
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
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
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君居形聲而去影響
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勑襄州揔管衛
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
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幷校定鍾律天和中復
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

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
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
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
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
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
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
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
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

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
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
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
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
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
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
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
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

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為人
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
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
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
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
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
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為諮議大統十五年行
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
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

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籒陰陽卜筮之書

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説三卷義經略論并月録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

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
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
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
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
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
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
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
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演說咸究其
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

遲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

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
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
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
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勑所在供給至京勑令
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路門學博
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
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
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
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

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

粲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閣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東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

方及衛公直鎭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

之衰政人習澆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
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
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
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
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
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
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
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
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

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篡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

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
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
賞録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
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
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
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　　州郡自可內
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
世以榮禄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
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

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愜其四重戰伐曰
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
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刼相持爭行先後若
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
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
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
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
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
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

寛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滂流人思有
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
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
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
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
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
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
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
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

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畢

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爲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戸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敎授皇子增邑一百戸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

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達辭理並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
拾靑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
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
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
柔弱壅之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
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
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
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

經術而輕法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徵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槱之所産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

幽賾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令狐　德棻　等撰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栢俱茂其小也則温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

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
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綰
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
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
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
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
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敎化以救其弊優爵
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
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

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慼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衞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

凹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搆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賔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

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
歸欵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
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
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
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
三優詔不許俄還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
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既
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

答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
危奉命諭爾反見蹭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
義不爲爾移志也搒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
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
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
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
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

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户時吐谷渾强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儀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虯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

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鄀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府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

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粮食巳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

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為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

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 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 及循降策至長安叔

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

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衞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

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絕而復蘇者數
載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
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
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
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
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
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
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父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

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逹
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
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
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
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
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
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

末文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

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

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鎞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踴絶而後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並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

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寃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秉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羲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令狐德棻等撰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

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
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
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爲魏帝勑書與費也
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摸寫及代
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
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爲疑遂遣步騎
一千受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
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戸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
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

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學所興起自
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
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
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
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正尋出
爲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
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

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
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
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
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
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
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
日從未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
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

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將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

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
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
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
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
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
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
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
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

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

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辨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

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

藥可漸宜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

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
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
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
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
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
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
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
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
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

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
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
其子夥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
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
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
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
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
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

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
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
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
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
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
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
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
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
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

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
憂懼帝泣曰公既失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
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倫曰姚公爲儀同幾年
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
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勑
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别勑不勞入見
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
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
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

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

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戸册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

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
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
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
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
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
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
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
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

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録憲功績爲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

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搒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閒鄚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

嶷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
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鎭襲爵爲員外散騎侍
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鄆
城郡守李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
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
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
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
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
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

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

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　於時儉輩皆位兼常
伯車服華盛唯李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
以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
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
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
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李明從軍還除驃騎將
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
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李明

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
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
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
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
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
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
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
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
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晩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

民將無覬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

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
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己節用
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
縠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
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
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
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
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
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華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

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才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依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

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隷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

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
之宫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
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
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
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增邑二百戸除趙興郡
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
樂齊竟陵王録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
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

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

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慠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嵜加祈請亦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

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

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
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
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
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
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
往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
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詠候精
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

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